

じゅうさんや



林文月 譯圖

十三夜

樋口一叶 著

十三夜

樋口一叶 著

林文月 译 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三夜 / (日) 樋口一叶著; 林文月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1.6

(林译日本古典)

ISBN 978-7-5447-1475-4

I. ①十… II. ①樋… ②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日本-现代 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20522 号

本译作由台湾洪范书店有限公司授权,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。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10-2009-197号

书 名 十三夜
作 者 [日本]樋口一叶
译 者 林文月
责任编辑 张远帆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译林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)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8.75
插 页 4
字 数 152 千
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1475-4
定 价 28.00 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5)

じゅうとんや

简体版序言

林文月

翻译的目的,简单说,是把一种语文转换成另一种语文。懂得两种或两种以上语文的人,时则会有需要为自己,或为别人做这种“翻译”的工作。

三十年代出生于上海虹口江湾路的我,作为台湾人法律上隶属日本公民,而闸北虹口一带当时为日本租界,所以到了上学年龄,我就被指定去上海市第八国民学校读书。那所日本人设立的学校,除我和我的妹妹之外,其余都是日本孩子。说实在的,我们当时还以为自己也是日本孩子,只是家里有些生活习惯和别的同学们略微不同而已。

我的启蒙教育是日语文。我读日本书,也用日语文思想,或表达心事,似乎是自自然然的;直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中日战争结束,日本投降,中国胜利,我们台湾人的身份由日本籍变成了中国籍。次年,我们举家由上海乘船回到台湾。台湾是我们的故乡,却是一个陌生的故乡。

在陌生的故乡，我们开始了新生活。我听不太懂台湾话，而且在推行国语的环境之下，校内是禁止使用日语的。老师用台语解释国语。从小学六年级开始，我突然需要适应两种新语文。如今回想起来，大概我的翻译经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。我的脑中经常需要把中国语文翻译成日本语文。这样的习惯，使我在读大学和研究所的时期，能够驾轻就熟地为台北东方出版社的两套少年读物：“世界名人传记”和“世界文学名著”译成了五本书。那些书都是经由日本人改写为适合少年阅读的文体，所以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和困难。

任职大学之后，教学与研究成为生活的主轴，除了有限的一些日文的汉学研究论著之外，不再有空闲执译笔了。至于再度促使我提笔从事翻译工作，实缘起应邀参加一九七二年日本笔会主办的“日本文化研究国际会议”。依大会规定，参加者需提出一篇与日本文化相关的论文。我以日文书成《桐壺と長恨歌》提出发表。其后，我将日文的论文自译为中文：《源氏物语桐壺与长恨歌》，在台湾大学《中外文学月刊》刊载，同时为了读者便利而试译了《源氏物语》首帖《桐壺》，附录于论文之后，那篇日本中世纪文学深受白居易《长恨歌》的影响，中文的读者感觉既熟悉又陌生，产生莫大的好奇与期待，透过杂志的编辑部鼓励我继续译介全书。我在没有十分把握之下，答应下来，开始逐月在《中外文学》刊载的长期翻译工作。费时五年半，共六十六期而译竟了百万言的《源氏物语》全书。

那五六年的时间里，我教书、做研究、又翻译，过着与时间竞走的生活，十分辛劳，却也感觉非常充实。翻译遂成为我生活中

的一个重要部分。我选择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为自己翻译的对象,是基于两个理由的:一者,日本文化从中世纪以来深受我国隋唐文化影响,而且日本人早已有系统地译介了中国的重要著作;相较之下,我们对日本的文学作品则相当冷漠。虽然近二十余年来逐渐有人译出日本文学,但以近、现代作品为主,古典文学的译介仍嫌不够。再者,我个人具备日语文根底,其后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,或可在这一方面略尽绵薄之力,弥补我们所当做而未做的事情,故自一九七三年以来,自我惕励断续译出了《源氏物语》(一九七三—一九七八)、《枕草子》(一九八六—一九八八)、《和泉式部日记》(一九九二)、《伊势物语》(一九九五—一九九六)等四本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学名著,以及十九世纪明治时代的樋口一叶短篇小说集《十三夜》(二〇〇—二〇〇四)。

以上五本书,前四本的著成年代都在千年以上,最后一本也在一百多年前。每一个国家的语文都会随时间而有所变化。现在的日本人阅读古人的这些文学作品,多数会觉得很难,所以与谢野晶子(一八七八—一九四二)以降,已经有多种现代日语译的《源氏物语》等书出版了。

我的中译本诸书,虽然采取白话文,但是仍有许多地方非译文本身所能传达清楚,或者表现原文的巧妙之处,则不得不借助些注释。注释之中,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原著里引用日本的古老诗歌或隐喻,乃至唐代以前的中国古诗文,因此对于中国读者而言,明白了这些道理,就会觉得既陌生而又熟悉,格外亲近动人。

《源氏物语》、《枕草子》、《伊势物语》和《十三夜》即将在大陆以简体字横排出版。容我在此感谢南京译林出版社所有帮助我促成此事的各位。

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八日



古日本最后的女性

——樋口一叶及其文学

提及日本的明治时代，即使对于日本的文化、国情不甚了然的人，大概都会知道“明治维新”一词。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与其过程虽然颇为复杂，简约言之，系指十九世纪后半，江户体制崩坏，形成近代统一国家新政权的一连串政治、社会的大变革。政治上，德川将军的政权返归于朝廷，而封建制逐渐转为资本制；也带动了文化的变动。知识阶级勃兴，伴随而起的是主张自由主义、个人主义的自我觉醒。文人取典范于西欧文学，遂发生了写实主义、浪漫主义、自然主义、反自然主义等诸多流派之交替；乃至成为其后大正时期以近代市民社会为基轴的文学。同时，以报纸、杂志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发表机构亦渐形扩大。小说普及，近代诗诞生，而短歌、俳句等古典文学也起了革新运动。

明治时代的文坛，也是女性作家崛起，备受瞩目的时代。其中，致力于西洋小说翻译之若松贱子（一八六四—一八九六）、以小说《比肩》、《十三夜》等扬名之樋口一叶（一八七二—一八九六），以及翻译《源氏物语》为口语体的与谢野晶子（一八七八—一九四二）⁽¹⁾三人，生存之时间先后略同，而各有卓越的成

就，可谓鼎足而立；与平安时代的另外三名女性作者紫式部、清少纳言、和泉式部，在日本文学史上古今互辉，相映成趣。而明治三才媛之中，樋口一叶最为短寿，以二十四岁之英年夭折。为近代文坛上之彗星，也是众人所最遗憾之事。

樋口一叶，本名夏子。明治五（一八七二）年五月二日出生于东京千代田区。其父樋口则义与母滝子，原为甲斐中萩原村（今山梨县）农家出身，因恋爱受阻而私奔上京。二人勤俭储蓄成家。则义因投靠幕府武家，由下役小使渐次上升，中年以后并购得武家之股，而兼及金融业，成为小康之士族。

则义与滝子育有二男三女。一叶为次女，有长姊藤、长兄泉太郎、次兄虎之助及妹邦子。则义因为青年时期深受贫穷之苦，中年后颇汲营于蓄财。年少的一叶对于父亲重利的生活态度，似有不满，其日记中所写：“浮世之人徒奔利欲，诚属可厌，见为此狂竞，觉金钱者尘芥耳。”可能影射着其父则义晚年的生活态度。

一叶诞生之时，樋口家已俨然士族，故难免于多感的少女时代，有这样的怨愁。一叶的正规学历仅有小学程度。她十一岁时，以小学高等科第四级第一名毕业，其后即未再接受学校教育，却进入当时名噪一时之前卫女性中岛歌子所主持的私塾“萩舍塾”，勤学古典文学如《源氏物语》、《枕草子》及和歌等。出入“萩舍塾”者，多为名门闺秀，一叶以小康家庭之女，虽然才华颇受人瞩目，但厕身华衣丽裳的伴侣间，相形之下难免感觉自卑。

樋口家真正的不幸，未几而至。明治二十（一八八七）年，

父亲则义自警政厅辞职。同年年底，长兄以肺结核病歿。则义所兼营的事业也渐渐失败，以家道中落，不得不卖屋租赁居处；其后一两年之间，一家人辗转迁徙，居无定所。明治二十二（一八八九）年，则义忧心致死，当时一叶年仅十七，孤儿寡妇陷于严厉而残酷的贫困境遇。

由于滝子与次男虎之助意见不合，母女三人又不得不另外租屋，而以代人洗濯衣物及缝纫衣裳维持生计。其后，因一叶患有近视、不适宜缝纫，且她在“菽舍塾”接受文艺教养，与文人作家亦有认识，遂决计专事小说写作，而将洗濯缝纫的工作委由母亲与妹妹操作。促使一叶投入文学世界的原因，固然是来自母亲与妹妹的支持，以及她个人的才华，但是“菽舍塾”的同门学姊田边龙子（笔名花圃）以刊行其小说《菽中莺》而一举成名，又或者多少鼓励了一叶下定决心。

一叶虽然只受过小学高等科的教育，但她才华天禀，又勤勉好学有毅力，既以写作为职志，遂自我策励，时时赴上野的东京图书馆自修小说，并大量尝试习作。“一叶”的笔名，便是在她十九岁之年所取的。当时，又经由其妹邦子的友人介绍而认识著名的《朝日新闻》小说记者半井桃水，并请其指导小说写作的技巧。

前此，一叶曾经在“菽舍塾”接受古典文学作品的教育，所以下笔之际，难免拘泥于传统文学的格调，桃水劝她要改用合乎时下的轻妙语气，以迎合读者之趣味。自尊心颇强的一叶，乃闭门自修，四个月后再访时所携的作品《暗櫻》，果然令人刮目相看。在桃水推荐之下，《暗櫻》便在其所主持的同人杂志《武藏

野》创刊号刊出。发表这篇处女作时，樋口一叶正值二十岁年华。

与一叶初识的半井桃水，三十二岁，是一个白面书生型的青年作家。正当怀春期的一叶，多次造访请益，自然对他发生思慕之情。明治初期，日本知识阶级虽然在理论上多引进西方先进开明之思想，毕竟于生活实质方面仍然未能尽去传统习俗，对于男女交往的看法，还相当保守。不久，一叶的私塾师姐伊东夏子警告她有关桃水的不良品行。其后，私塾的女老师中岛歌子也劝诫与桃水断绝交往。

一叶对于桃水，虽然有一份钦慕与感谢之情谊，却始终尚未自觉心中其实已暗暗产生了爱恋。经过一番挣扎之后，她终于顺从师友之意而断绝与桃水的交往。有关这一段时间的心思起伏矛盾，在她的日记里有十分详尽的剖白。这一段恋情，在尚未开花之前即以蓓蕾结束。

自发表《暗樱》以来，一年之间，一叶所公开的短篇小说共有八篇。她写作的动机，固然出于对文学的偏好，其实更不容忽略的是来自现实生活的需要。一叶所遗留的日记，对于稿费所得，及家用金钱的来往，有仔细的记录。这一段时间里，以一个多产的新进女作家而言，稿费的收入虽于现实生活不无小补，但一家三口的生计，仍不得不依赖母亲和妹妹代人缝纫、洗衣，甚至借贷、典当衣物维持。明治二十六（一八九三）年六月二十一日日记写着：“著作尚未完成，这个月又将无一文收入。”内心的焦虑可以想见。这一年的夏季，母女三人商议的结果，决计搬家，并且开始经营小杂货店。

新租的房屋，与人力车夫的宿舍毗邻，为十足下层阶级的庶民居所。对于年华双十，充满文学理想与梦幻的年轻女性而言，这种现实生活每下愈况的变迁所带来的打击，不可谓不大。日记记载：“文学，实不足以糊口，不如趁兴随趣执笔。从今而后，宁可改变文学以糊口之道，但以挥汗弹算盘珠营商为计。”字里行间所透露的是一种对于依赖文学维生的失望，而决计务实从事商业营利的思想；但是从另一角度言之，未尝不可看做对于为金钱而写作的态度的否定，而选择商业经营；至于执笔为文，则从心所欲，一本兴之所至而为。

其后，樋口一家母女三人果然忙于经营庶民式杂货店。一叶个人虽未辍止小说创作，但只能在经营的空当执笔。唯于桌几之后端坐为文，眼前周遭看尽东京都市的小民百态。生活的体验，愈形丰富了写作的内涵，反而滋润阔大其文学生命。与早期比较倾向于古典的物语式写作笔调相对，其后的小说逐渐具有都市写实趣味，尤其是庶民生活之特色——“流言”的巧妙织入小说之中，更为其创作带来虚实笔锋交错的新鲜技巧。后期作品之中的《比肩》，以大人的流言，为孩童们的游戏世界烘托出独特的远近笔法，从而造成注解批判式的效果。另一代表作《浊江》的结尾处，妓女阿力与源七殉情后，两具棺材被草草抬出之际，以街上众人的冷言冷语取代正面的叙写，遂有无可言喻的凄凉讽刺意味。

母女三人既以商事为重心，一叶自己对于浮奢的“菽舍塾”艺文社交圈也有意疏远起来，但闻风来访的出版界人士倒也不少。穷巷陋屋每有《甲阳新报》之野尻理作、《文学界》之平田秃

木等人造访求稿。当时小说写作的风气颇为盛行，文坛之新旧作家率以报纸副刊或文学杂志为作品之发表处。《武藏野》停刊后，一叶断续完成的小说曾在《甲阳新报》、《都之花》、《文学界》等报刊、杂志登出。

对于一个从事写作的年轻女性而言，二十岁、二十一岁，正值花样年华。虚构的世界里尽管布满爱情的繁丽色彩，但现实生活则恒常是贫苦灰暗，加以受谣言中伤而不得不中止对半井桃水的恋慕，这个时期的一叶，可谓物质上与精神上皆陷于最低潮。也许是为弥补心中的空虚，她竟与天启显真术会的主持人久佐贺义孝开始了奇异的交往。义孝通相术，擅观风水，与文艺一不相干。一叶曾受“菽舍塾”同门学姊花圃独立设家塾的刺激，亦拟筹设家塾，遂求物质援助于义孝。詎料，义孝竟以纳一叶为妾作为交换条件；一叶愤而拒绝之。

事实上，穷巷陋屋挡不住文艺青年对才华出众的这位女性的爱慕。《文学界》的同人，以及当时文坛之士如幸田露伴、斋藤绿雨、横山源之助等人经常往访谈说，俨然形成小型的文艺沙龙，有人更以《咆哮山庄》的作者爱米丽·勃朗特相拟呼之。至于一叶本身，亦对当时引进西洋的观念小说作家川上眉山颇表心仪，与擅长讽刺的斋藤绿雨，也十分意气投合。而在与众多文坛之士交往议论之间，一叶的创作意欲更形炽烈，产量也愈为增加。从明治二十七（一八九四）年夏，至次（一八九五）年底，大约一年半之间，先后刊出《暗夜》（发表于《文学界》）、《大年夜》（发表于《文学界》）、《比肩》（发表于《文学界》）、《檐月》（发表于《每日新闻》）、《经桌》（发表于《文艺俱乐部》）、《空蝉》（发

表于《读卖新闻》),及《十三夜》(发表于《文艺俱乐部》)等七篇短篇与中篇小说,此外又有《雨夜》、《月夜》、《雁钟》、《虫音》等四篇随笔刊载于《读卖新闻》。其中,《比肩》连载完后,获得文坛前辈森鸥外等人之激赏与称许,而一叶的声望也达到了最高点。

然而,正当她的创作事业在质与量皆登空前高峰之际,可怕的结核病也正侵蚀着年轻的肉体。明治二十九(一八九六)年春季,肺结核的症状明显地恶化,但一叶仍在高烧与咯血之间勉强执笔,并且还在《文艺俱乐部》发表了《里紫》、《割壳》及一些随笔。推崇她和敬爱她的来访者亦络绎不绝于途。到了夏季,医生已对邦子私下宣告其姊痊愈无望。入秋之后,经由森鸥外介绍的大夫前往诊视时,已近病笃状况。

十一月二十三日,一代才媛樋口一叶终告不治,享年仅二十四岁。

生于明治中期的樋口一叶,仅有二十四年的短暂生命,她实际的写作时间大约为期数年^(一)。身后遗留二十二篇中、短篇小说、七十余册日记,以及超过四千首的和歌咏草。就创作量而言,相当惊人。其写作对象,多取材于生前所接触的东京半下流社会,笔致则颇为细腻绵密。长于贫困死于恶疾的一叶,眼光犀利、观察入微,把她所熟悉的世态百相尽纳笔底,复以欢愁多感之情隐约贯穿虚设的男女众生间,遂创作出《暗夜》、《大年夜》、《比肩》、《浊江》、《十三夜》等震撼文坛、脍炙人口的名著。作品中的忧国之思、男女之情、民俗风尚,在在都反映着明治时代的日本文化思想与民众生活实象。

除了小说、随笔创作外，一叶所留下的大量日记，无论对于研究其个人，或当时文坛现象，都极具价值。她记日记的习惯，更先于文学创作，最早约可溯至十五六岁时，而且持续记述到二十四岁病逝之年。日记的笔法，长短不一，短则一二行，只简约记录当日天候、要事、出入之金钱款额等日常琐事，时则长几近百行，不仅仔细记载生活与个人感情思想，并且一一描写人物言语行动，有如短制的随笔或小说。其间最可珍视者，有她个人对于创作的心得，评论之再评等，与文艺相关之文字，可供研究一叶文学之旁证，至于记述当时文人作家们的言行部分，则可视为日本近世文学史的第一手资料。

一叶以仅受过小学教育的背景而苦读自修，于极端贫乏困难的生活环境之下，陋室之中一张矮几、一枝枯笔，日日面对无数空白的稿纸，至死未放弃文学写作的初衷。人称写作之于她，有如受文魔驱使。晚唐李贺，为人纤瘦，每旦日即骑弱马，有小奚奴负古锦囊从之。贺得句则书而投于囊中，暮归而足成。其母见囊中所书多，疼惜之余责骂道：“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！”李贺以二十七岁夭折，说者或以为死于肺癆。至于樋口一叶则高烧咯血未辍写作，真正是字字血泪了。

樋口一叶可能是日本文学史上最短寿的知名作家，但她寄居东京都市的一隅，冷眼看尽世态，将众生的欢愁化为笔底的人物言行，撰述唯恐不及似的与生命竞走。是她自知命寿的有限短暂吗？还是果真“文魔”附身致令不由自主地一篇篇连续著作不已？在明治那个代表日本由古维新的时代，一叶兼具传统文学的修养与近代文学的表现，倾生命之力以完成的篇章虽不